



渔火故道 芦泾港 (下)

■严金凤

陈维镛祖上系陈朝玉后裔的一个分支,在海门形成大家族,张謇当然会知道其根底。加之清嘉庆年间距张謇知事不过四五十年时间,而住芦泾港江边富甲一方的陈维镛,自然会引起张謇的注意。因芦泾港是通往对岸不远的苏州之古航道,从江南来的客商诸员都得以从芦泾港中转,所以此处不仅是纱布出口港,又是散客中转码头,还是天然渔港。那时,船舱林立、渔帆竞渡,正如一首民歌中所唱:船舶扁舟如穿梭,江中帆船运百货,芦篷篷小船捕鱼虾,大人小孩船舱里坐……为此张謇曾撰写诗赞曰:旧场庙外太平桥,疏柳从芦渐向洳。林月濛濛天影压,岸风飒飒涨痕消。乘除世变疑千劫,游钓童时亦两朝。盛世吊六战辰事,渔灯渔火尽无镫。

芦泾港镇沿街有多家以批发为主的八鲜行(渔行)、十多家小摊贩的“鱼囡子”,从长江里捕来的鱼虾,再经小商贩肩挑“鲜篮”,串走附近圩塘叫卖。入夜,渔火点点,一片繁忙。渔民为此唱出《芦泾渔歌》:“天幕作帐月点灯,芦篷小船难栖身。夜卧甲板星辰伴,手撒渔网度冬春。柴鱼酒馆一小酌,双目微闭活仙神。虽然世称渔民苦,踏江蹈水乐乾坤。”某县令回乡省亲作《故里入江》诗:“十年乡梦白云涯,归日残墟欲泛槎。野哭有人悲税役,春衣无地种桑麻。鱼龙水阔通层汉,雁鹜烟深影断沙。心折可堪回首首,啸歌沽酒醉渔家。”

陈维庸祖上就是看中这块具有无限商机的港口,从小本经营收购纱布出口,从中赚几个“手续费”开始,渐渐地人头混熟了,摸清了收购与销售的便捷渠道,将纱布生意越做越活,越盘越大。从此陈维镛不仅独揽芦泾港纱布生意,还置地购地建造陈氏花园。到张謇邀他参股时,陈维镛已是赫赫有名的商贾大户,而天生港老闸西境内的张秀文(学名张百笙)地主大户早已望尘莫及了。

芦泾港左侧土坡堤下,曾有一条丁字形对合的鹅卵石街篷屋相连,有数家八鲜行(鱼行)、十多家渔囡子(鱼摊贩)。八鲜行将从长江里捕捞上来的鱼虾直接运进渔栈,栈旁有座地下冰库,在年前寒冬由挑夫采集天然冰块,收购来藏于地下,留到鱼汛备用。然后再批发给鱼贩子。那些穿着不整、浑身鱼腥的鱼贩子,挑着大筐、鲜篮串走周边的圩塘叫卖,声音清脆洪亮。而渔囡子则直接经营销售江鲜。当时江鱼很多,刀鱼、鲥鱼、凤尾鱼、仔川鱼(鲢鱼)、江虾等等。每逢菜花盛开季节,芦泾港上停泊的长江轮船公司船只用小划子上岸装鱼上船。

在夕阳光辉映射下,江面上白帆点点,百舸争流的捕鱼渔船一字儿排开,停泊在芦泾港江边,正是:天幕作帐月点灯,船篷甲板好栖身,捕鱼抬头星星伴,世上最乐捕鱼人。渔民消闲之余,带上江鲜、携率家小上岸到酒家痛饮一番。那时小镇除了鱼行、酒肆之外,最显眼的要数有座永朝夕宾馆,由张謇出资建造,并亲撰《题永朝夕馆》:以永今朝,以永今夕;可与晤语,可与晤言。宾馆用以接待会晤迎来送往过江客商及友人的招待所,据耄耋老人回忆,宾馆门口停满黄包车,一字排开,随时可将过江客送往唐闸或南通。其余还有数十字店铺,张家羊肉店、周春泰、陶老野的粮食行、石家的榨油坊、杨家的团子店、赵家的“半部堂”药房、周二恩江鲜鱼馆,此外还有尹家的赌场、单家的茶馆和区家的百货店等等。

川商陈翰珍在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一书中说:“天生港、芦泾港、小任港俱为沿江三码头,相距各五六里,在马路里内港、岸外外港停靠轮船,直通沪、宁、苏锡常,内港靠内河民船。”镇上特地建造了地下藏冰库,每年冬季积存许多冰块,以备春天鱼汛时应用。每年渔期高峰,芦泾港小镇来购买江鲜的商人云集,渔火点点。在永朝夕宾馆内曾流传一位诗人之作,描绘了当时小镇的渔期繁华景象:明月清商遍缥缈,临风不忍听渔歌。回首旧月春耕地,唯有青帆汎夕歌。

这正是当年芦泾港小镇上渔港活生生的写照,可惜这座古代航运枢纽码头,又是名贵江鲜港口的芦泾港小镇,全毁在1938年3月17日(农历二月初二),日寇上岸时纵起大火,把小镇燃为灰烬,芦泾渔火方才熄灭。

老家门前的那条河

■孙国平

遂想起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篡改其中的一个字,“水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”,来赞美这河光月色特别妥帖!

无论白天抑或黑夜,委屈得名字都没有的这条小河,这偏安一隅的静美,丝毫不输于梭罗笔下的《瓦尔登湖》。

小时候我常去河边,只要天气不是很冷,常脱去鞋卷起裤腿,淘米洗菜,片刻间就有一群小鱼儿游来吮你的腿,怪痒痒的,轰走了又来。有时去河边,偶有意外之喜,看到那芦苇丛里,白白的闪着光,手伸向水里,一摸是一只鸭蛋,顿时乐不可支!

夏天来了,这河水成了我和伙伴们的避暑胜地,只要不下雨,三天两头泡在河里,或相互泼水,或水中追逐。小伙伴们游泳的花式可真多,仰泳、蛙泳、潜泳,而我只会狗刨,呛两口水是常有的事。有时大家心领神会,先深吸一口气,同时沉入水里,看谁憋在水里的时间长,输了的人会被别人刮鼻子,河面上荡漾着欢乐的空气。有时用脚趾头拱着泥沙,摸出几只河蚌,回家后和着豆腐红烧,真是美味!

夏夜纳凉,河岸边一定是最好的去处,搬一张竹床放着,旁边插着几根燃着的蒲棒子,它的烟能驱蚊虫,只穿一条裤衩子,横七竖八地一躺,顿时凉飕飕的,从头熨帖到脚,浑身爽利,劳作一日的疲惫全无,顿觉是个自由的人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此时河风习习,天上繁星点点,周身荧光闪闪,偶见天上几只迟归的鸟儿,悠闲地看它们飞越越远。耳边蝉鸣蛙唱,宿鸟幽鸣,时闻几句人语,更显小河的幽静。待到父亲唤我时,露水已打湿竹床,此时听不见人语,偶闻几声犬吠,便知夜已深,人



玉兰花开

■倪德华

花家桥的历史与传说

■张圣嗣

个替生。”迷信说落水鬼找到年龄相似的替死鬼,他就能投胎得生。

翌日一早,真有位考相公慢步走上桥,一阵阴风把考生的凉帽吹入河里,考相公连忙下桥要拈,当场被叫花子挡住了,并说明不祥事端,考相公不信,便问:“你为何在此?”叫花子答道:“河二爹请我洗澡,桥二爹留我过宿,蚊二爹唱了一夜的曲文,我打了一夜的拍子。”考相公看他虽然是个叫花子,但有如此学问,说话幽默有趣,必定是好心相劝,便听了他的劝告,拱手作揖,前去赶考。叫花子松了一口气,自言自语地说:“等到了考相公,听了我的劝阻,没事了,我该走了。”叫花子一走,接着又是一位考相公走上桥,帽子被吹到河边,当他拈帽子时,就被落水鬼拖下水淹死了。

第一个考相公不以为然,把此事已抛到九霄云外,一心应试,考试结束回家,仍经过此桥时,听到人们在说有个青年男子,

已经很困了。回到家中,才沾凉席,便入了梦乡。

到了秋冬,河边芦苇褪色,岸上孤藤老树,满眼枯黄,一片萧瑟气象。河水似乎也添了愁绪,日渐消瘦,水量不及平时的一半,但依然痴心不改,滋养着两岸人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苦,但人们的纯朴和善良,一如河水清澈明净。那时候,家中只要来了亲戚或有人过生日,我便当起了跑腿小哥,母亲将盛好的饭菜放进小竹篮里,上面罩着纱布,我拎着送完了东家送西家,乐此不疲。同时我也经常吃到邻居送来的好饭菜,那乡情一辈子不忘。

得益于彼此的信任,有的人家只用一根红丝带拴住门环,便外出下地干活。因为她锁了,人家就懂了!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那一脸稚气成了饱经风霜。在外漂泊多年,但乡音无改,想起阮籍的那句“人生若尘露,天道邈悠悠”,慨叹时光易逝。

如今见水思乡,倦鸟思归。年少时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忆,处处都是温情。那夏日河面上洋溢着欢乐,那拎着小竹篮往来于邻居家的畅快,尤其是一想起那用红丝带扣着的门环,我便不敢对他人之物有非分之想。思乡之病,说不上是苦是乐,有怅惘,有惋惜,更有留恋。流光如逝,在微苦中带着甘甜。

忽然脑中闪出一首老歌,“我思恋故乡的小河,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,我思恋故乡的炊烟,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,我思恋故乡的明月……”我哼着哼着,顿觉鼻子发酸!

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老家那条河啊,我怅望西北,心飞向故里!

我们永远都在

■陆俊华

那一天寒冬改变了白雪的颜色，我们用胸膛为你消融心中的冰川。那一夜黑夜的战栗要将你灼伤，我们的双臂紧紧相挽，那一刻死神降临你的左右，携手相牵共渡生死难关。

黎明前我们已经酣然入睡，我们在梦中和你迎接灿烂的朝阳。风雨中我们收拾行囊奔赴战场，我们抹去流过的汗水和迷茫，再见时笑脸伴着泪水流淌，灿烂笑容生命的花朵绽放。

我们不用呼唤，我们就在你身旁，我们永远都在，我们就在你身旁，我们何惧风雨，何惧风雨癫狂，我们永远都在，一直为你守候，我们不用呼唤，何惧风雨癫狂，我们永远都在，我们一直守候，点燃，点燃，点燃，生命的希望。